

从欲望的短路到剩余享乐的生产：短视频自动连播设计的拉康——齐泽克精神分析批判

赵宏

(新疆和田学院, 新疆 和田 848000)

摘要: 本文旨在对短视频平台的自动连播设计进行一项精神分析批判, 借助拉康与齐泽克的理论透镜, 论证自动连播并非一项中性技术, 而是一种精心构建的享乐装置。它通过短路欲望的辩证过程, 将用户从欲望的主体降格为享乐的被动终端; 进而, 通过算法作为数字大他者, 接管欲望的导向权; 最终, 通过消除视频间的间隙, 系统性地排斥否定性, 瓦解用户的反思能力, 将其导向一种无意义的、自我消耗的强迫性重复, 从而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享乐。在批判之余, 本文亦从个体、教育与社会三个层面, 探讨了穿越数字幻象, 重获主体性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 短视频自动连播设计; 剩余享乐; 拉康; 齐泽克; 精神分析批判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7.607

一、引言

在数字时代, 一种常见的场景是: 用户的目光长时间固着于发光的屏幕, 手指维持着一种准备滑动却无需滑动的微妙姿态, 短视频平台的自动连播设计正持续推送着内容, 从娱乐资讯到美食探店、从影视切片到产品测评……各种各样的信息无缝衔接, 创造了一种无限滚动的视听流, 并悄然重塑着用户的注意力结构与时间体验。然而, 这种旨在提升便利度、沉浸感与用户粘性的技术, 却催生了一种普遍的数字症候: 即停不下来的强迫性观看与刷视频后倍感空洞、虚耗与无意义的悖论性体验^[1]。

这种症候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理论问题: 当技术交互设计以便利和粘性为由, 它是否会在无意识层面隐秘地重构用户的主体性? 换言之, 自动连播设计如何作为一种非中性的享乐装置, 参与了对用户主体性的重构? 为何一种看似提供便利的媒介设计, 反而在生产用户体验层面的强迫与空洞?

因此, 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借助拉康和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 揭示自动连播设计并非一项中性技术, 而是一种精心构建的享乐装置。该装置以“欲望的短路”为起点, 通过消除抉择间隙, 短路欲望的辩证运动; 进而通过算法作为数字大他者对欲望的接管, 转移欲望的导向权, 再通过否定性空间的系统排除, 瓦解主体的反思能力, 三重机制协同运作, 最终抵达“剩余享乐的生产”这一终点: 用户在强迫性重复中沦为剩余享乐的持续产出者。

二、欲望的短路与能动性的剥夺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 欲望并非对某个具体对象的渴望, 而是一种由匮乏所驱动的、指向他者的辩证过程。欲望的生命力并不在于满足, 而在于其永恒的不满足, 在于能指链的无尽滑动, 在于对缺席的客体小a的不断追寻^[2]。这个追寻过程充满了间隙、延迟与期待: 主体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探寻、每一次因没有得到而产生的疑问, 都是欲望得以呼吸、主体性得以确证的空间。正是在这种主动的、开放的追问中, 主体确认了自身作为一个欲望着的存在^[3]。

短视频自动连播设计的第一个核心动作, 就是对欲望的短路, 不是压抑欲望, 也不是满足欲望, 而是直接从技术结构上取消欲望运作所必需的辩证空间。它将“下一个我应该/想要看什么?”这一开放性的、属于主体自身的欲望提问, 直接替换为“这就是下一个”的断言。手动滑动视频的设计为欲望的追问留下了潜在的象征性间隙, 即便常被习惯化, 但其结构上至少保留了主体介入的可能, 自动连播则取消了这一间隙。探寻之乐被灌输的

作者简介: 赵宏(1998—),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为拉康派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心理学。

刺激所取代，客体小 a 被平台源源不断提供的、号称为用户量身定制的内容所遮蔽。追寻的空间被取消，欲望失去了迂回性和反思性，被简化为对直接刺激的被动反应。

其直接后果，是主体的初步降格。用户从一个主动设置议题、在寻觅中建构自身欲望的驱动者，被降格为一个等待投喂、在预制好的享乐序列中被动接收的终端。当欲望的能动性被剥夺，主体便面临着一种存在论层面的真空：如果我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为自己欲望的内容和方向负责，那么，这个责任将被移交于谁？由此，问题被引向那个接管了用户欲望权，并为其设定享乐议程的隐秘权威：数字大他者。

三、数字大他者的接管与个性化屈从

在拉康的理论中，大他者并非某个具体的人，而是符号秩序、语言规则与社会规范的化身，是主体赖以认知世界并确认自身欲望的场域^[3]。进入数字时代，由数据、算法与平台规则及其反馈机制共同构成的技术系统，逐渐形成一种超越个体、具有整体性与规范性的力量，并通过数据采集、行为预测与反馈调节深度介入主体生成过程，对人的认知、欲望与行为产生持续影响。在此意义上，这种技术—符号复合秩序已构成一种超越个体的象征性力量，展现为数字“大他者”^[4]。短视频平台的算法机制，以其全知的凝视、定性的判断和无所不在的分配权力，几乎完美地扮演了数字大他者的角色。它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是一个为我们设定欲望议程、定义何为有趣，何为相关的符号性权威。

自动连播是用户向这个数字大他者进行的最具仪式性的欲望让渡，每一次放弃手动选择、默许视频自动连播下一个，都是一次微小的屈服。用户将“我想要什么？”这个构成主体性的根本问题，自愿地交给了算法去解答。平台所鼓吹的个性化推荐，在此暴露出其幻象内核：这并非对既有自我的发现，而是一场精密的欲望规训，算法通过持续的数据反馈循环，不断修正它对用户的模型，并以此模型反过来塑造用户的观看路径和兴趣图景。用户以为自己是在自由地探索和观看，实则是“自由地”屈从于数字大他者，并将其设定的欲望议程，误认为自身自发的冲动。

于是，主体性的危机从剥夺深化为接管。这不仅仅是能动性的暂时缺席，更是欲望的导向权被数字大他者系统性接手，欲望的议程不再由用户自身设定，而是由外部逻辑所编排与生产，用户由此被捕获在一个由偏好标签和信息茧房构成的循环之中。然而，一个根本问题随之浮现：如此深度的屈从与接管，为何在体验上非但不痛苦，反而常常显得平滑乃至令人沉迷？这迫使我们审视自动连播得以顺畅运作的一个更为隐秘的前提：对否定性的排除。

四、否定性的排除与反思性的消亡

齐泽克在继承拉康的基础上犀利地指出，否定性是主体性最珍贵的核心，是自由与批判性思考的根基。它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符号秩序网络中的一个裂口、一个空隙，是主体能够对给定的符号性现实说“不”、能够进行质疑、反思和创造的可能性空间^[5]。反思的发生，正依赖于在行动与判断之间，存在一个容纳迟疑、否定与重新评估的象征性间隙。

短视频自动连播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平滑的“暴力”。它通过技术手段，致力于消除一切间隙：视频与视频之间无缝衔接，内容流无穷无尽，手指无需抬起，选择无需做出。这种平滑的用户体验，其代价正是对否定性空间的系统性抹除^[6]。当下一个内容总是被自动、即时地给予，那个用于喘息的、用于自问“我为何还在看这个？”的批判性距离便几近消失，否定性这个主体得以从符号性享乐中抽身、回看并评判该享乐的立足点，被技术的无缝逻辑预先排除。当用户意识到自己已经看了半小时无聊内容，或许想要“停下”，但在自动连播中，下一个视频已经自动开始播放，“不”字甚至来不及说出口，就被新的画面淹没了，这便是否定性被技术平滑化的典型时刻。

当欲望的辩证运动被短路，欲望的导向权被让渡给数字大他者，而最后一道防线：否定性的反思能力又被平滑的技术流所瓦解，主体便完成了一场彻底的转型。他不再是一个充满裂隙、能够自由抉择的欲望主体，而是演变为一种享乐的被动终端。在此状态下，用户深度沉浸于由数字大他者所编织的景观中，将平台设定的目标体验为自身的满足，并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再生产着自身的屈从。自动连播的终极悖论由此显现：它以其极致顺滑的技术“关怀”，实现了对用户主体性无声的接管。

五、剩余享乐的生产与数字异化

通过对自动连播设计的三重机制剖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并非三个孤立的技术功能,而是一个协同运作、逐级递进的精密装置。它的最终产品,不仅是用户的停留时长或交互数据,更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经济产物:剩余享乐。

首先,欲望的短路剥夺了用户的能动性,将其从欲望的驱动者降格为被动的“接收器”,为系统的介入创造了前提。紧接着,作为数字大他者的算法,接管了欲望的导向权,将平台的商业目标转写为用户个体的个性化欲望。最后,否定性的排除确保了这一过程的平滑与稳固,它通过消除反思与停顿的间隙,使批判性中断很难发生,从而将前两重机制所塑造的被动接收状态,固化为一种难以逃脱的、自动化运行的行为模式。

这三重机制的协同作用,将用户的观看行为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强迫性重复。用户刷完一个视频后,并未获得真正的满足,反而迅速陷入一种还不够的轻微焦虑,这种焦虑本身,连同下一次滑动带来的短暂释放,构成了齐泽克意义上的剩余享乐,它不是内容带来的愉悦,而是重复动作本身所承载的、痛苦与快感交织的悖论性体验^[7]。自动连播设计通过不断制造“下一个”的承诺,却永远延迟其彻底满足,驱动用户在一轮又一轮的观看中,将自身的时间与注意力转化为源源不断的剩余享乐。

这一引擎的经济功能不容忽视。对短视频平台而言,剩余享乐的生产绝非副产品,而是其商业模式的运作轴心。首先,用户在强迫性重复中持续刷屏,无数被消耗的分钟都被平台记录并出售给广告商,剩余享乐由此转化为可交换的商业价值。其次,用户越是感到空洞与虚耗,越需要通过继续刷屏来应对这种不满意,这种悖论性的依附关系,构成了比任何内容吸引力都更为稳固的用户粘性。最后,用户沉浸在刷屏中,不仅产出注意力流量,更产出海量的行为数据,用以优化推荐模型、完善广告定向,用户在享乐过程中充当了平台的无酬劳动者^[8]。

正是在此意义上,剩余享乐的生产将用户的主体性消耗与平台的商业利益增殖连接为同一过程。这种连接一旦在技术架构中固化,便会导致用户的主体性在三个维度上的异化:一是注意力的异化,用户的注意力不再是由其意识主权所支配的、指向自身目标的能力,而是被算法所捕获、定向和割裂的资源。注意力脱离了主体,成为被量化和交易的数据^[9]。二是时间感知的异化,主体绵延的、具有深度和方向性的生命时间,被碾压为同质化的、可无限分割的流量时长,过去与未来坍塌于当下的无限连续流中,时间体验变得扁平而空洞^[10]。三是欲望本身的异化,这是最深刻的异化,主体的欲望不再源于自身内部的匮乏与探寻,而是被数字大他者所接管和重构;欲望不再是构成主体性的动力,反而成为其被剥夺的证明,主体“想要”的,正是数字大他者为其安排好的享乐程序。

六、穿越数字幻象与主体性的重建

批判的终点是解放的起点。认识到自动连播装置的运作逻辑,为我们穿越其建构的数字幻象、重获主体性提供了可能性,这需从个体、教育及社会技术伦理三个层面协同努力。

个体用户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逐步重建对自身观看行为的控制。一是行为的打断:例如采用主动暂停的技术,有意识地、强制性地地在视频流中制造间隙,以此重新夺回对时间节奏的控制权,重新引入被技术排除的否定性空间。二是意图化使用:在点击应用前,明确使用意图,例如“我将用十分钟了解某个话题”或“我只为放松看三条”等等。这种短暂的语言化过程,能召唤象征界的秩序,对抗自动连播带来的想象界融合与享乐的诱惑。三是分析自身的享乐症状:当陷入无休止的刷屏时,尝试进行自我诘问“我为什么要刷这么多内容?我究竟在逃避什么?”或“我期望从这无尽的下一条中获得什么东西?”这种对自身享乐模式的反思,可以将无意识的强迫性重复提升到意识层面进行剖析。

媒介素养教育须超越工具性使用技能,升级为一种批判性的技术反思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包含两个相互衔接的环节。其一,揭示算法的符号性,教育应引导学生理解算法并非中性的技术,而是嵌入了特定商业逻辑的数字大他者。通过剖析其运作机制,帮助学生认清算法作为欲望代理与享乐调度者的符号角色。其二,进一步剖析短视频自动连播设计的深层影响,引导学生检视这种设计如何潜移默化地塑造他们的时间感知、注意力模式与快感体验。媒介素养教育不仅是技术教育,更是一种哲学教育与公民教育,其目标在于培养能够对自身所处的技术环境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自觉主体。

技术不应只追求效率与粘性,而是必须以尊重用户主体性为伦理根基。这要求一个根本性的设计转向:从成瘾设计走向温和设计。具体而言,可以借鉴劝导式技术中的积极伦理,倡导一种减速设计,例如,默认关闭自动连播,将观看节奏的选择权交还用户;设立不可跳过的观看时长提示与强制休息间隔;在连续观看一定数量后,自动触发内容总结与反思提示,鼓励认知消化而非无休止消费。然而,设计原则的转变,最终有赖于评判标准的重建,为此,需要确立一种数字伦理的新尺度:技术的善,不应仅仅体现为功能的强大与效率的提升,更应体现

为对用户心智健全与欲望自主的深切呵护。这意味着呵护用户的反思能力、注意自主与时间主权，应当成为评价数字技术和产品的重要伦理指标。

七、结语

本文从手指无需滑动、目光却被牢牢锁定的数字日常出发，借助拉康与齐泽克的精神分析理论，揭示自动连播设计并非中性的技术，而是一台精密运转的享乐装置。它的运作遵循一条清晰的轨迹：以欲望的短路为起点，经由数字大他者的接管与否定的排除，最终抵达剩余享乐的生产。三重机制协同作用，将用户从能动的欲望主体重塑为在强迫性重复中持续产出剩余享乐的被动终端。

然而，揭示自动连播运作的逻辑，本身就是松动其掌控的开始。穿越数字幻象，并非彻底逃离技术环境，而是通过在个体实践中引入否定性的停顿，在媒介教育中培育批判性思维，在社会层面倡导一种不凌驾于人之上的友善技术伦理，我们或许能够打破那平滑的、无尽的享乐之流，艰难而必要地重建能动的、具有否定性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 [1] 何啊龙.短视频何以“成瘾”：越空虚越想刷——基于 I-PACE 模型的中介分析[J].新闻大学,2024,(11):34-50+118.
- [2] Lacan J.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M]. WW Norton & Company, 1988.
- [3] Lacan J. Ecrits: The first complete edition in English[M]. WW Norton & Company, 2006.
- [4] 韩升,盛映晷.“大他者”的介入：数智时代主体自由何以可能[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53(2):172-179+205.
- [5] Zizek S.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6] Han B C. Saving beauty[M]. John Wiley & Sons, 2017.
- [7] Zizek S.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M]. Verso Books, 2009.
- [8] 陈梦琦,孙琳.传播及其批判:受众商品和数字劳工[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3):28-34.
- [9] 马俊峰,王斌.数字时代注意力经济的逻辑运演及其批判[J].社会科学,2020,(11):111-120.
- [10] Han B C. The scent of time: A 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art of lingering[M]. John Wiley & Sons, 2017.

From the Short-Circuiting of Desire to the Production of Surplus-Enjoyment: A Lacanian-Zizekian Psychoanalytic Critique of the Auto-Play Design of Short-Video Platforms

Hong Zhao

(Xinjiang Hetian College, Hotan,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offers a psychoanalytic critique of the auto-play design of short-video platforms. Drawing on the theoretical lens of Lacan and Zizek, it argues that auto-play is not a neutral technology but a meticulously constructed apparatus of enjoyment. Taking the “short-circuiting of desire” as its point of departure, the apparatus eliminates the gaps of decision-making, thereby cutting short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desire; it then establishes the algorithm as a digital big Other, usurping the right to direct desire; finally, by systematically erasing intervals between videos, it excludes negativity and dismantles the user’s capacity for reflection, channeling viewing behavior into meaningless, self-consuming compulsive repetition and thereby producing an abundance of surplus-enjoyment. Beyond this critique,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possible paths toward traversing the digital fantasy and reclaiming subjectivity from the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practic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techno-ethic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short-video auto-play design; surplus-enjoyment; Lacan; Zizek; psychoanalytic critique